



对话黄渤

总要保持提前一步或半步

那个时候中学生OK大赛，还拿了一个奖。对我来说，就是上学的时候唯一值得鼓励的东西。所以说为什么能挺坚持这个事，因为就这个东西给你荣誉、给你你自信。再加上自己喜欢，我天生就不太喜欢那种重复性的劳动。

生活周刊：后来会演戏，其实是高虎的功劳？

黄渤：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哥们叫过来就拍了，觉得挺好玩的，他告诉我说是主演，我说要不就导演疯了要不就你疯了，演不好可别怪我，他说肯定没问题你来吧。我的外形呢，比较容易吃亏，当时还给高虎寄了张“艺术照”，谁知道导演还就是要“演员不能太好看，那样就把戏给盖住了”，当下就否定了那张照片，害得高虎跟他解释半天，说“其实黄渤没这么好看”，后来才拍成了。

生活周刊：头一回拍戏，有压力吗？

黄渤：刚开始拍戏，其实也没什么压力，也没想以后要在这圈子发展，演得好演得坏就这么着呗。唯一的压力就是怕给兄弟丢面子，就怕演得不好，别人都要怪介绍人：“你看看，你介绍来的都是什么人，会不会演戏啊？”所以，就想最少要照顾哥们的面子，他给人拍着胸脯说我没问题，最后我演出来狗屁不是也不合适。头一回演戏，还真是笑话百出，演着演着，摄影师回头找人，我已经到他身边了，他问我，你干嘛？演着演着，我就喊停停停，导演想：这是该你喊停的吗？切一个近景，我演着演着突然蹲下去了，摄影师赶紧压镜头。

喜剧是需要智慧需要控制的

生活周刊：《西游·降魔篇》原来是不想接的？

黄渤：我等于是被周星驰骗过去的。那时候是星爷的公司找过来，电影的名字还不叫《西游·降魔篇》呢！我听对方大概说了一下故事，想了想，说：算了吧。后来对方又打电话过来，说有剧本了，你看一下吧。我看了看，还是说：算了吧。要我饰演的是孙悟空，这个角色已经做得很踏实了，所有人对这个角色的认定都很结实，非要去挑战一下，我觉得也没这个必要。而且周星驰很多风格特

点是他骨子里的，你想去模仿和超越都很难，我有这个疑虑，确实很难。后来他亲自给我打了电话，我就说实话了，我觉得角色塑造太困难：“你之前给的台阶太高了。我腿短，哪儿跨得上去？”他就问我想怎么演这个角色，我就跟他说了，加入些现实主义的表演方式，演一个在山底下压了五百年的老头。因为孙悟空在山底下关了五百年，他肯定是苍老的、苍白的、孤独的，甚至有点接近神经病的状态。这个造型还有个好处，观众压根就不会想到以前的孙悟空，没法比较了。

生活周刊：很多人说黄渤是新的“喜剧之王”，是就此被定型了吗？

黄渤：到不了那份上！不能跟人家周星驰、葛优比。人家厉害，可以说得上风格、是大师，我就是个小崽，也没经过几个戏。定型怎么了？周星驰一直定型，你能做到吗？你真的能一辈子把一件事做好了，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。我觉得我甚至都没有这个勇气，甚至说整个这个大市场它不允许，还没有那么大的土壤能够让你成为一个成功的喜剧演员。定型并不是没有创新了，你真是能把喜剧演透了，挺好的。能被定型为喜剧演员，没什么，我觉得喜剧是需要智慧的，需要控制的。

生活周刊：事实上，仔细观察的话，虽然都是喜剧片，但其实很多片子还是很不同的？

黄渤：你可以在自己保险的圈圈里去做一直重复的，但久了就会没意思，一定想去尝试新鲜的东西，是尝试就会有风险。失败又怎么样？失败就失败了，之前也没有多成功，没关系，你得给自己创造一些挑战这些的条件。这次挑战完了之后，能吸收到许多。

生活周刊：那你觉得什么是喜剧？

黄渤：好的喜剧不是闹剧。喜剧表演方式的不同在于后面的那根“绳子”。它被导演、角色和剧本所决定是根铁链、尼龙绳、还是根有弹性的皮筋？绳子有区别，自己往外冲的程度和停下的方式就不同。喜剧好玩儿跟难的地方都在于一个“度”吧。你可能讲了一个自己认为特别好玩儿的笑话，但是周围的人都很严肃地看着你，这也是很尴尬的事儿。它需要你有一个清醒的审美，就是说你不能比

大家高太多，因为大家理解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。但是你还不能比大家低，低了会让人觉得差，“这有什么的！”你得保持提前一步或半步。

生活周刊：目前为止，还是以拍喜剧为主，觉得在这个范畴里，选择性大不大？

黄渤：其实喜剧很难拍的。除了要求导演有好的判断力，执行力，好的审美，好的幽默感。这样的幽默感也很难说的，没有标准。每年能看到的好的喜剧真的是挺少的，对市场来说，观众有需求。但是你还真的挺着急的，所以有时候演员这个身份挺被动，你只能去选择找到你的戏。

不管多红，总有掉下来的时候

生活周刊：这几年，你的电影产量很高，总票房据说已经直逼30亿了，这其中，你觉得是不是得到了当初入行时最想要的？

黄渤：时过境迁，不同年龄有不同想法。想要的，就是我真的喜欢的。工作能给我带来乐趣，那我就去。有一些别的剧本给的价钱也挺高，但现在我提不起兴趣。也有一些之前挺爆的大片都来找过我，也都推了，是觉得我要的“收获”，从那里得不到。当然不得不面对的还有人情、面子，但是你更注重的不是这个。

生活周刊：会不会在忙碌之中特别想停下来？

黄渤：我打算照着半年一年的歌，确实有这想法，而且你从根上来说也是，这个行业，我觉得但凡跟艺术沾点边的行业，这些事都是闲出来的，不是忙出来的。忙只能忙出活来，忙不出真正的东西来。我都不知道自己给自己找这么多累干什么，还算好，老天爷对你还都不错。

生活周刊：成名，而且是成了大名之后，有没有觉得周遭的人和事变了？

黄渤：其实我觉得总归一句看你自己怎么想。以前在北影附近，经常可以看到老太太跟小商贩讨价还价。她们也曾经是明星。她们才是真正的大腕、艺术家。人不管多红，总有掉下来的时候，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。

唱歌是个人自信心的救命稻草

生活周刊：最早的理想其实是做歌手？算是北漂？

黄渤：在北京呆过一段时间，那个时候，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跑，到了北京，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崭新的地方，也是我以为梦想能够最后实现的地方，我想找到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，进入圈子，发唱片，开演唱会，做自己的歌，但不可能。刚开始，想去南方，像是广州，但我后来去了以后，发现和想象的不一样，但还老觉得眼前有一团光，就跟着它走，最后觉得，如果有的话，这光应该就在北京，所以就去了。刚去的时候，还觉得特别有希望，但也隐隐地感觉到这个城市带给我的压力：当你没有足够的能力在这个城市站住的话，可能你会有一种不适应的感觉，觉得城市对你是排斥的，觉得你永远都是外人。

生活周刊：据说当时走穴的时候，其实也还小有名气，算是有这方面的才华吧？

黄渤：才华吧，不知道，我觉得没太有，但就是挺喜欢的，主要是小的时候，这是我个人自信这一块儿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在学校学习不好，经常“勇闯”倒数第一，偶尔觉得“喔唷，这次进步了”，也就是个倒数第二。再加上天天调皮捣蛋、闯祸，倒也不是什么大祸，就是小打小闹地，我父母经常被请到学校去，接受各种教育。唯一唱歌就还不错，而且唱得好不好自己心里也知道，周围还有好多人觉得不错。比如说我们那